

認真而一絲不苟的洪老師

詹耀文老師

我雖然和洪老師同年紀，同一學校同一系，卻沒有在學生時代碰過面。因洪老師決定投入「建築」這個行列較晚，故在我離開東海建築系之後，洪老師才進來，但他卻比我更早投入東海建築教書的行列。我回到建築系任教時，洪老師已在，我卻不認識他，但他的名字如雷貫耳，原來他有一異於常人的「輝煌求學經驗」，也因他的「選擇東海建築」，而使得「東海建築」有了更上一層樓的「形象」，所以可以說，東海建築系受到洪老師的「加持」，不只是洪老師數十年的奉獻，而是從他一進入東海建築時就已經開始了。

剛開始和洪老師共事時，覺得他話講的不多，教設計課時，非常認真。印象最深的，是每年畢業設計評圖時，他總是靜靜的聽別的老師高談闊論，把時間讓給來賓，而他卻在同學評完撤下圖和模型後，在私底下向該同學說明他的看法，他那種認真和誠懇的態度和同學為之動容的表情，總是讓我感動。我在通識課程中開了一個非建築系學生選的「建築入門與欣賞」，因我個人對中國建築瞭解不夠，也因此課堂較少提及中國建築，後來因同學反應，認為身為中國人應當對中國建築有一點點瞭解，為彌補我自身的不足，就請洪老師到課堂上稍微講些基本的中國建築概念，時間雖短，同學反應甚佳，我自己也受益匪淺。可惜後來選修的同學，都是大四下學期的學生，受畢業考提前而使上課週數大為縮減而沒有機會再請洪老師去講授，誠是學生的一大損失。

有一年洪老師申請到傅爾布萊特基金會的研究獎助到日本研究古蹟（古建築物）的修復技術，按該基金會的獎助規定，研究者在國外研究期間，需定期向原教學單位「報告」研究情況及進度，當時擔任系主任的我，就定期收到洪老師的研究情況報告，

每次都詳盡而有具體成果，可見洪老師即使遠在國外，還是和在系上一樣，認真而一絲不苟，也是洪老師令人敬佩的諸多人格特質之一。

在前幾年有兩次應洪老師的邀請，出了研究所 B 組的入學考試試題。在那兩次試題中，不論內容或考試方式，都作了一些新的嘗試，這些新的嘗試，雖然自己有些得意，但因缺乏驗證的機會，事後也沒有機會討論評估，因此這些新嘗試，是否有益於招收良才而教之，無從得知。但有一件事，卻是很肯定的，即洪老師對這兩次的入學試題，好像還算肯定和喜歡，因在幾次類似會議場合，都有提及。也因此讓我感覺在這部分，洪老師可真是我的知音，實屬難得。如今這位和我同年同系同事二十多年的「半知音」已離我們而去，而我再過三、四年也要退休了，在這之前，恐怕無緣再遇這樣的「半知音」了！想到這裡，尤其讓我想起洪老師，更是不勝欷歔！



老師的老師

陳格理老師

我不是洪先生的學生，我敬他如師長。

來東海教書必須要認識這裡的特有文化。我從許多機會中逐漸瞭解到東海建築系的教學特色，我喜歡參加有洪先生出席的評圖會，聆聽他評圖時的分析方式與論點，這是我的學習時刻。

洪先生的評圖風格並不特殊，但特點就在平實而懇切。洪先生評圖的論述近全方位的。他會依該年級應有的建築知識和設計能力來評述，年級愈高，他要求的也愈多，在畢業設計的幾次草評中，他講得最多。就我所知，他很少去評一年級的建築基本設計。

洪先生的評圖很有條理。他通常都是先稱讚學生作品中幾個具體性的優點，優點可能有些平凡，但相較於學生的能力和缺點方面，那真是很不容易，這種讚美只有慢慢的體會。我個人覺得，不論洪先生對那個學生熟不熟悉，他的分析皆是針對作品而產生的，不會涉及這個學生過去的表现或特殊的才能。他一步步由外而內，由構想、概念到做法。從構造、空間、環境到使用管理，一一論及，真的是抽絲剝繭般，有如外科手術，有如化學分析，一點一滴的將作品上的缺失誤謬層層揭出，學生聽了很不舒服，原先在設計上的一些創意和表現竟有如此多的問題。洪先生評圖時著重在對作品構思的檢討，作品的形式與空間的安排上，較少對創意本身做直接的批判，他極少引用設計理論，也不會藉他人的作品來分析學生的學習動機。換言之，他很尊重學生在設計創意上的出發點，他從教育的立場上，循循善誘的指出缺點而希望學生在聽懂之餘，能有所改進，其用心良苦，學生只有在日後才能體會出來。若非情境特殊，洪先生是不會去拆動設計模型的，

一旦動手，模型的下場就十分淒慘。

洪先生評圖時是很嚴肅的。他會在圖板和模型之間走來走去的說明，第一點、第二點、第三點的陳述，洪先生並沒有在別人評圖時去寫筆記，整個評析，一氣呵成，有時候我自己也不記得他在前面說過哪幾項了。洪先生對東海同學的要求較高，評圖時而怒目疾聲、語氣強硬，時而委婉細語、和煦如春風。畢業系友驟聞洪先生去世，震驚不已，細述當年學堂趣事，爭以自己曾被洪先生評罵次數之多之厲相戲，然而笑中帶淚，又自唏吁感傷不已。

和洪先生一起評圖，我常會在洪先生之前發言，當然這是有些不禮貌，但我喜歡先將自己的看法說出來，再聽聽洪先生在最後（大家總是把總結留給他）說了些什麼，有哪些地方是我沒有感覺出或思考到的，或在我和洪先生意見不同之處他的見解又是如何，聽到我的疏漏或他的精采之處，真覺得受教和過癮，教學相長之樂盡在其中。

洪先生自律甚嚴，平日不苟言笑，望之儼然，內心實則溫和慈祥，學生若非時常親近，不易得知。昔日系上期末聚會，洪先生遇好酒好氣氛輒不顧痛風之慮而暢飲，微醺後則原形畢露，縱情高歌，時怨時怒，忽喜忽悲，而可聽到平日聽不到的真心話，使得氣氛又冷又熱，事隔多月仍為同仁間的好話題。我們喜歡洪先生酒後的真情流露，那麼可愛那麼率真，只可惜學生們始終沒有機會認識到這一點。

在東海，我一邊當老師一邊學習當老師。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從洪先生那裡，我看到一個老師的作為、一個學者的風骨、一個不計名利無愧於心的知識份子的典範。

□

萬世師表--洪文雄先生

郭肇立老師

洪先生平靜地走了。

我認識他是在三十年前的東海建築，當時我們都是漢先生的助教，洪先生比較年長，但是他十分沉默，我們也很少談話，只知道他對台灣傳統建築的興趣。在 1970 年代傳統建築熱時期，他即參與了狄瑞德與華昌琳早期的台灣傳統建築的勘察測繪工作，也曾經積極協助漢先生完成了板橋林家花園的修復研究報告。在 1980 年代鹿港古風貌之研究與鹿港龍山寺之研究中，呈現了他對傳統建築研究的方向，由歷史閱讀走向本地匠師工法的專注。這段時間他曾到日本東京大學研究古蹟一年，使他對台灣傳統建築研究的方法逐漸成熟，回國後諸多的歷史建築勘察與修復研究工作的表現，更是確立了洪先生的歷史性地位與學術貢獻。

1998 年洪先生希望我能回東海幫忙計畫研究所 C 組的建築設計學程，以延伸東海建築的特色，並提升東海的地位。未料在成立四年後的今天，才兩屆的畢業學生，理想的課程架構尚未成熟，教學機制也未健全之際，在未能向洪先生交代之際，他卻匆匆地離開了我們，讓我們的職責更加沉重。

平時我很少有機會聽洪先生上課，只有在畢業評圖或論文審查時，他總是耐心地聆聽學生報告，直到其他老師都講完了意見，才詳細整合分析作一個具體建議，提供學生參考，真不愧是個好老師。洪先生平時教學認真嚴肅，從不輕易調課，也從不遲到早退，不論其他事情有多重要，他總是擺在其次。記得有一次市長召見要談有關台中的古蹟，他便以學生上課為重而拒絕調課配合，真是我們晚輩教師的楷模。

洪先生是個安靜的人，他視榮華富貴如浮雲，不求名利。他對學生無條件的愛是一種慈悲，一種貫穿所有事務的神聖力量，

它是教育的終極目標。洪先生曾經悄悄地來，也悄悄地走，卻留下了東海建築的豐盛。他是東海建築的精神象徵，也是我們的萬世師表。



與洪先生的交往

關華山老師

1978年成大建研所畢業後，由漢先生介紹，赴中研院參與「台北民俗村」規劃的案子，同時台大都計室夏鑄九老師找去替觀光局做一個全台歷史建築評估與旅遊路線之規劃，為了收集傳統建築的資料，我和同事張一平先生第一次到東海別墅，登門造訪素未謀面的洪先生。在那棟小洋房裡，寬敞的客廳，記得木書櫥圍繞，顯得舒適溫馨。說明來意，洪先生話不多，從房間取出一大疊測繪圖，慷慨的借給我們參閱。帶回台大我一張一張的拍成底片，又在暗室理一一按同比例洗出相片，做排比歸類。這些圖自然還回了洪先生，可是不記得怎麼還的。

再見到洪先生已是到東海建研所任教的時候了，因為洪先生主要在大學部授課，所以接觸的機會不多。隨後我被打鴨子上架擔負所務，新推動了四個核心課程為主的學程，其中歷史建築方面，中建、台傳、與保存都仰賴洪先生授課與帶學生論文。那時系所未合一，兩者也的確有些隔閡，後來經過幾位前輩包括洪先生的起意推動，『學士後建築碩士班』（也就是B組）順利成立，算是在結構上打破了系所分家的茶壺風波，系所務會議開始聯席。而真正系所合一是大學法修改後，當時正是洪先生擔任系主任帶領群雄。

初來東海，洪先生送我一本他的精心之作『古蹟保存序說』，此書是國內這方面的研究先河，相當難得。閱讀後不得不佩服洪先生學術紮實的功夫，後來才知道早年閱讀的鹿港調查、板橋林家修復案報告，也有不少洪先生的文字蘊藏其中。早年洪先生帶的論文有關傳統建築的，大約我都有機會充數評審，在洪先生門下調教的高徒總不乏其人。

另外在兩次研究規劃案裡也讓我見識到洪先生的知識廣博。

其一是社工系主任簡春安教授相邀參與澎湖社經調查，洪先生和我被找去負責實質環境方面的調查。我多次向簡教授表達能力不足，請辭任務卻未如願。

在第一次勘查裡，周遊了各大小離島。我真是開了眼界，除了首次走訪澎湖特殊人情風土，另方面見識了洪先生的多樣才能。包括對各小離島的港口設計之缺失，他都能歷歷指出，而且解釋得頭頭是道。果然此案洪先生擔綱帶著幾位高徒按時完成任務，厚厚一本報告，我一點也沒貢獻。另一件案子是漢先生任科博館館長時，找洪先生和我去談話，要東海做植物園的規劃，經費不多，時間又有限。同樣仰賴洪先生一手承擔，我也同樣一點也沒貢獻。

倒是另有一次確實與洪先生一同參與的事，卻是再次同遊澎湖。應澎湖地方文史團體之邀，我們勘查了幾項傳統古蹟修復後的情形，現場洪先生一一給予諸多中肯意見，不只眾人信服，我在一旁聽的津津有味。事完之後，又應洪先生高徒張宇彤才女招待我們周遊澎湖。因為我是攜家帶眷，忙著招呼小孩，但也見得洪先生難得輕鬆，在清爽的海風陽光下，享受學生的誠摯招待，度過一個愉快的另類假期。

另一個與洪先生很特別的經驗，那是一次小颱風，整夜下雨，早上雨勢稍歇，我到系館察看，卻見一樓早已積滿橙黃泥水十多公分，淹入多間老師辦公室及教室。陸續一些同學與洪先生也來到，我察看了一下水來水去之路，發現原來是館門前的水溝都被生長茂盛的青草堵塞，於是自己開始動手一一清除，學生看見也紛紛加入，只見洪先生在一旁觀看，默不作聲，令人直覺得他似乎在觀察一個年輕教師是如何處理這個小災難的，而我大約的表現，還能通過他這一關。

由於自己在傳統建築學域沾點邊，總會不時被政府單位找去開會，自然有機會與洪先生同桌會議，每到洪先生發言，他總是侃侃而談，對議題解析精闢完整，眾人無不贊同。偶而我和洪先生也會同去同回，倒唯有一次由台北返台中，和洪先生同座，一路

聊回家，自然是我東問西問發言的多，可也是我與他談話最久的一次。

關於古蹟保存，印象尤其深刻的，莫過於台中神岡摘星山莊因家族不合，動怪手拆除一事。縣政府日前已召集大家迅速完成古蹟指定，事發當日，縣府官員、謝啟大立委和數位古蹟關心學者均緊急到場，趕著交涉。起先是謝立委的助理幾度擋著怪手，後來洪先生看怪手又要對一封山牆下手，洪先生不疾不徐穿過瓦礫，走到山牆下站立不動。此事終於在文建會、縣長大力周旋下，勉強落幕，洪先生在斷垣殘壁間屹立的一幕，該是轉捩點，因為怪手沒再敢動。

大約 1996、97 年左右，洪先生與劉舜仁老師提議成立建築設計組碩士班，兩位認為設計是東海建築系的特色，必須發揮延伸至研究所。我和其他幾位覺得現有 A 組從創立即強調『都市設計』，正是五年大學部『建築設計』的更上層樓。洪先生和我都有些牛脾氣，很堅持己見，恐怕那段期間，我的頑固讓洪先生傷透腦筋。直等到我赴英一年回來，A 組會議桌上，洪先生舊事重提，我才鬆了口。『建築設計創作組』C 組學程於是倉促成立，隔年招生。當時的羅主任委由郭肇立老師擔任學程召集人，洪先生也很尊重同仁，並不多問 C 組的事宜。

九二一震災後，為霧峰林家的整理記錄與修復，大家開過好幾次會，一次會議上論及該有位總管掌握全局，管控品質，大家一致認為相當必要。然而這位總管的適當人選是誰呢？我及徐明福教授提名洪先生挑大樑，此議一出，大家一致贊成。洪先生似乎老神在在，推辭是推辭，卻也不置可否，因為這是大事。回來後，我說此事給陳格理老師聽，陳老師擔心洪先生一旦扛下，會全力以赴，對身體不好。而我欠思慮，竟沒想到這點。此後，台中縣政府大力敦請洪先生出馬，洪先生倒一直憂心團隊人手的組成，因為來去系館、校園，總見到那段時日的洪先生嚴肅又若有所思的樣子。不過，同時，在我接送孩子搭校車下學的途中，常遇見洪先生或洪師母帶著孫女在宿舍那條路上，祖孫悠閒的散步著。

果不其然，洪先生應該是為了自己即將到來的退休，希望傾囊而出一生用功所學的知能。竟然也風雲際會，修復、測繪有關古蹟保存的案子，繼筱雲山莊後，接二連三求上門來，包括台中州廳、鹿港丁宅、日茂行、工地主任培訓班等。相對的，這麼些案子需要更多得力人手，而人才又需要培養訓練。因此洪先生大膽的構思，提出了成立文化資產組甚或研究所的提案，包括課程的擬定與整個學程。同仁們討論後，取得協力促成洪先生心願的共識。在系主任探詢學校成立『文化資產研究所』意願不高之下，唯一的選擇是碩士班再成立一文化資產組。但是這已是去年下半年的事了，受限於時間的緊迫，今年只好暫時在城鄉組調整一些作法，安排一些特定課程，為明年的文資組鋪路。然而在研究所有限的開課時數下，的確考驗了大家的智慧，最後確定下來的做法，恐怕真的離洪先生急切的心願與期盼有大大的差距。再怎麼說可也算是諸事有了眉目，各項案子也一一穩健進行，洪先生召集、吸引的學子大約也沛然成軍。

哪曉得，匆忙護送洪先生赴榮總急診室，一個星期與蜂螫的辛苦奮戰，洪先生竟然離我們而去。這麼突然，有這麼多事情待洪先生帶領完成，有這麼多學子需要洪先生在實作與課堂間的教誨。洪先生想傳授一身功夫給後學，想發揮他高人一等的知能，貢獻社會、國家，如此純正的心意卻不能如願，老天爺有祂的美意嗎，我真不知道，但我願意也只能相信。

一篇文稿一路寫來，只是嘗試回顧自己與洪先生相交的大小諸事。洪先生離開後沒有多久，顯得它不是追思文稿，反而是一種充塞希望的回顧，讓自己在相信神的美意的前提下，反覆捉摸自己生命中與洪先生相交往的部分，其中究竟蘊藏了什麼人生的功課，祈求造物主給我教導，甚至管教。而把如此的『回顧』向好友們訴說，也該是在分享瞻仰洪先生如此高尚、堅毅的人格，好讓我們的人生多一份豐富，而不單是哀愁。

懷念

曾成德老師

我曾經向洪先生請教關於出國求學與否的疑慮”還是出國看看，”他說，”可是要記得回來。”接著皺著眉他停了一會兒又說，”不過反正很多人到了三十五歲時想清楚了就會回來……”。1993年，我從舊金山搬回了台灣。那年，我三十五歲……

我曾經向洪先生要求讓我在週日到他家改圖。改完了圖，當時他五歲小女兒洪莞棠要他和她下象棋，而且不准他贏。我說，”小孩子真是可愛。”他說，”是啊，可是要等到你自己有小孩才會真正的體會。”就在最近，我教會我自己的小孩下象棋。

我曾經向洪先生解釋一個設計的細部。”說了半天，畫一個等角透視圖在黑板給同學看”他說，並且將他手上的粉筆交給我。我上去畫將了起來，我清楚的知道他正看著我的手，我也可以明白的感覺到牛仔褲裡，汗正從發抖的腿上不斷的滴落下來。背後傳來他徐徐的聲音，”很少畫等角透視圖唷，要多練習。”現在，當我在向學生、工作伙伴及工地師傅解釋細部時，就會習慣性的畫將起等角透視圖。

我曾經向洪先生拍胸脯說，暢快的喝酒沒關係，我會開他的車載他回家。我們兩個人撐到期末聚餐的最後，在餐廳打烊趕人後，走到停車場。看到他的雪鐵龍 BX 時我驚得不知如何是好，他的車是我不會開的手排車。”啊，好，上車換我載你”他說。當車子高速在梧棲往別墅上坡路段飛馳時，他開懷大笑的對我說”我蛇行給你看，你看，我沒問題的，倒是你，下次向別人擔保時要弄清楚狀況。”回到他家時，師母早已擔心的等在門口。上學期系上期末聚餐，我為同仁準備了很多紅、白酒，但是我也

請同仁盡量共乘汽車，而且我也特別聲明”請別開手排車來。”

我曾經向洪先生炫耀我的學校設計正圖。他面無表情的看著我的平面圖說，”你的設計可以說是一種「樹枝狀」類型的配置，他的優缺點分別是…”就在我目瞪口呆的同時，他為我真正上了有關學校設計的第一課。今年五月，我和黃豐國為了如何簡介我們的學校設計方案傷透了腦筋。苦苦思索了幾天後，在競圖簡報的場上，我突然順口向評審委員說出”我們的配置可以說是一種樹枝狀的配置，…”。

我曾經向洪先生聊起我從他身上學到的各種事情。他酷酷的看者我，說：”你唷…我教你的真正重要的事你都丟三落四，怎麼你老是記得我們之間的一些瑣事。”接著他深深的吸一口三五牌香菸，長長的噴向建築系館門口前的東海校園空間。



永遠回味他留下的熱度

羅時璋老師

八月七日下午兩點鐘時，在系館接到格理兄的電話，告知洪先生於五分鐘前過世，我簡直驚愕到極點，因為當天上午十點半才去看他，那天醒來前還做了夢，夢裡見到洪先生完全復原了，而我才剛與業強、奇正兩位老師在辦公室前說完這些事情，就接到電話，真的是晴天霹靂，完全地難以置信。這位讓大家一直敬愛有加的老師，竟然以最最意外的方式離開我們了，我的掌心至今還留著他在病床上回握我時的溫暖柔軟感覺，卻要接受他已經永遠離去的事實。

記得我在學時洪先生就已在系上擔任助教，我回系上教書後他甚至跟我說過，他還記得我的畢業設計做什麼，所以雖然沒上過他的課，他仍是我的師長輩。我開始對洪先生有較深印象，是大約民國七十二年學弟吳培驥與葉滄霖來到我服務的事務所一起工作時，他們說洪先生是系上非常受愛戴的老師，許多同學排隊要請他指導畢業設計，也提到洪先生酒量很好，常與學生拼酒，而且要喝到醉。記得那時我聽得津津有味，從沒想過日後會與他成為同事。

回系任教後很快就領教到洪先生的硬脾氣，初次擔任導師時，有一次班上同學誤騎賊車，被送法院處理，後來雖被立刻帶回，學校仍然要記過處理，我與擔任系主任的洪先生列席行政會議，力陳學生無辜，希望能免予記過，他大聲抗議學校處理失當，滿臉掛著睥睨憤慨神情，讓我記憶深刻。他這種「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性格，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他對上從來不假顏色，難聽的話總是講在前面，對下則念茲在茲、多方著想。據說早年很嚴肅，學生都很怕他，但我回系上這十幾年，倒是看到他幫學生說好話打圓場的時候比較多，雖然常看他抽悶

煙，但也很容易想起他頑皮的眼神、裝辣的口氣…

他卸下系主任後，我惶恐地接任，處理系務經驗不足時，經常請教各位老師，尤其是難解的問題，問洪先生就是了，他對東海熟透，人情世故又通達，讓我避過不少地雷，很多時候他都挺我，鼓舞我作該做的決定。當時我常想自己好比是隻狐狸，走在東海建築這隻大老虎前面，洪先生正是這老虎的靈魂部分。

最近有一次我與學生閒聊，談到洪先生，學生豎起大拇指，說洪先生的課真贊，紮實得沒話說，我看到學生眼裡閃著興奮的光彩。洪先生永遠把他的課放在第一優先，學生在他心中永遠是最高份量，即使已是系上最資深老師，備課仍是一絲不苟，真是令人肅然起敬。

在我們所處的混亂時代，像洪先生這樣是非分明、凡事緊抓基本面的性情中人是很少見的，這樣的態度讓人有壓力，但更讓人由衷愛戴。我會永遠回味他最後握在我掌心的熱度，而我想更多的學生心裡一輩子都緊守著同樣的熱度吧。



一份生生不息的記憶

郭奇正老師

突然地讓人來不及嘆息，老師在父親節的前一天悄悄地離開了我們。眼前還依稀浮現著每日向晚斜照的夕陽中系館後小路那微蹙著眉頭疾走而過挺直的身影，怎麼天色就一下子暗了下來。

自己專業身量的成長過程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是緊緊隨著老師的腳步走來，算算已近廿個年頭。很想記下些什麼，但也許打從心底不情願去面對，數不盡的記憶像散落一地的照片，近在眼前，卻怎麼樣也不願意重新整理。從老師的尋常學生，到讓老師指導畢業設計、碩士論文，後來一度成為老師的專任助理研究員，最後一起執教，也不知為什麼，那一段和老師越洋筆談畢業設計的記憶至今卻格外鮮明。那一段時間和同窗駿雄早在老師出國前及談好畢業設計的大方向，並約法三章，定期報告進度。我們必須要自己定每兩三週的工作題目、上圖書館找資料，自行歸納判斷並濃縮整理後去信給東京的老師；信寄過去十天，回來又要十天，但往往信寄出後的第廿一天會收到老師的回信；老師應是收信後的第一時間就提筆回信。他不曾清楚指定我做過哪些事情，後來，甚至老師自己承認他早已預料我們可能走的冤枉路，只是靜靜地等我們自己發現掉頭。這一段筆談經驗雖不曾脫離過畢業設計的範疇，但卻是我整個建築養成教育裡最重要的自我啟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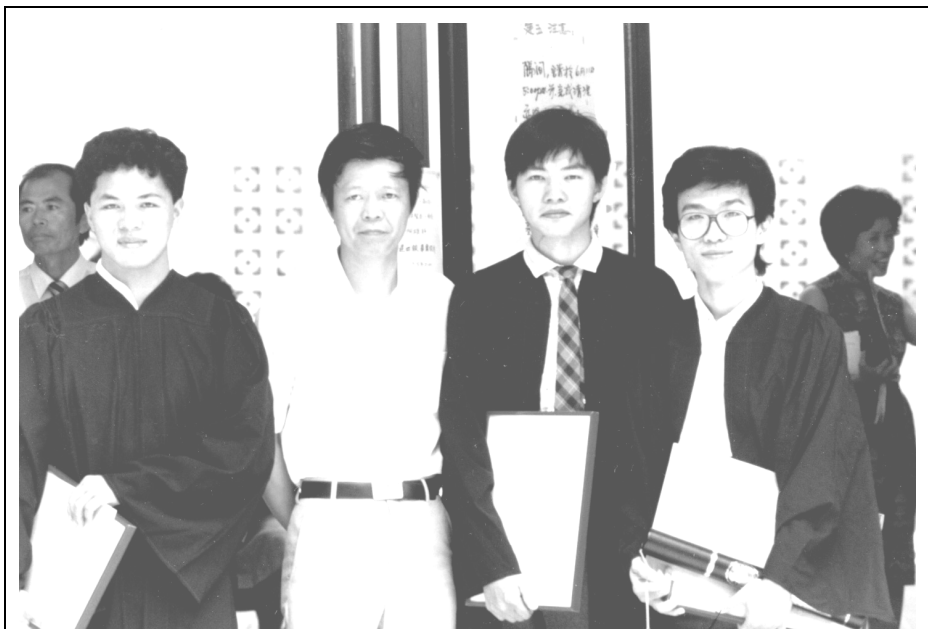
其實，老師對同學們有著最深但無言的牽掛；那一年畢評後，我才從師母的口中知道對我們這一群學生那跟著老師出國又回國如影隨形的焦慮。或許，源於老師性格上的內斂，同學們都無法輕易突破老師那雙直視著學生的雙眼看到背後的牽掛，跟著老師的學習絕大部分始於敬畏。也是很長的一段時間之後，我才敢直視老師的雙眼，穿透那許多學生不敢駐留的微蹙眉心去掌握那眼後的溫柔，以及溫柔中有更多願意放手的期待。許多年過去了，自己也當上老師，也經歷了兩年前在上海蒐集論文資料學生越洋詢問畢業設計，也才知道那一種看似放心的放手事實上是更大的重擔與牽掛。

我們的確都在老師放手之下長大。其實，這麼多年來，一批批學生人來人去，老師始終像一方屹立不移的文鎮，鎮在東海。

因為放手，更因為放心，我們也始終都在試探著老師心目中的「好」是什麼，有自認為好的東西也總是想總有天要帶回東海給老師瞧瞧，那是即使走出了東海也可以跟著我們一輩子的終極肯定。

幫學長學弟妹帶東西回來東海給老師一直是這幾年來有機會東奔西跑最常出現的臨時任務，總期盼著哪一天自己也有個得用車來載的東西帶回給老師看看。六年前老師幫我寫推薦信，讓我進入了台大城鄉博士班進修，沒料到論文一寫就是六年。八月一日北上台大交出了論文，揉揉這陣子長期乾澀的雙眼，趕著路要回東海拿論文請老師過目指點。過去，自己總是天真的以為許多事情都有機會慢慢來，不是向來說冬去春來？潮起潮落？老師靜靜地走了，論文再也送不出去了，這才驚覺，原來，冬去春不一定來，黑夜過了，白日也不一定降臨。

記憶一如潮水，漲起來的時候波濤洶湧，安靜下來，卻又一下退得很遠很遠。即或再怎麼不捨，「活在當下」永遠是一個動詞，生命中最難的就是釋懷不得不變成回憶的當下。八月七日的下午一點四十分，羅老師還正在辦公室描述他清晨夢境中那要趕著飆車去看學生放煙火的洪老師，十分鐘後老師在榮總悄悄地離開了我們；生命裡當下本就註定會不斷變成回憶，描述的夢境中老師飆車而去的急切正如老師慣常反身就走的率性，提醒我們既來不及嘆息就無須嘆息，用感激的心點燃煙火，去面對這一段師生共處的回憶。



追念文雄學長

劉超驊（東海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提筆尋思，竟又記不起是如何結識洪文雄教授的，對負有盛名的人物，我之所以認得，好像理所當然。凡是老東海，待在校園一陣子，總會聽聞到這麼一個傳奇！有人台大醫科好好念了三年，卻為了志趣，寧捨美好「錢程」，離開狀元班子，改來東海學建築，在掙不開科舉庸俗排行榜天羅地網的芸芸眾生中，這是何等超脫的人物！就在好奇之下，經人指點，就遠遠仰望過好幾回了。此後從散見的傳統建築或古蹟維護的研討論文中，拜讀其卓見，並自學生的口碑得到印證，使我日漸欣羨這位老哥的學養。

初執教鞭時，適有古蹟界大老林衡道先生在本校歷史系兼課，暇時天南地北，上下古今一番，我每每成為最忠實的聽眾，也開始對台灣古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由於自己是學歷史出身的，沒有建築專業的訓練，而古蹟界多見建築學者出身，呼風喚雨，文史界多屬唯唯諾諾，即有議論，因對建築所知有限，總歸是「矮子看戲何曾見，不過隨人話長短」，因此我試著摸石頭過河，一路東偷西學。如此自成路數，雞零狗碎，總覺不太踏實，若有疑難，當然得向洪老哥討教，以求甚解，才得心安。

我常得到的回答，往往是「這個資料目前還不太夠，是否如此，我也不太知道。」大眼一翻，微微一笑。這麼見多識廣的前輩學長，並不自負絕學，強為解說，而是據實直言，真是學者風範。既學建築而偏又鑽研於偏冷的傳統建築領域，洪老哥可是樂在其中，以其豐富的學養與實務經驗，已是重量級人物，行事仍一貫小心而低調。以個人觀察，在學術上，他是嚴謹立論，不輕率成章，不搞浮濫的「著作等身」，卻有極可觀的實務案例，可以經驗傳承。在文物資產保存的諸多見解上，雖獨具慧眼，也不會立異鳴高，強人所難，而具有落實的可行性。另外，在建築系師

生中，洪老師最受推崇的，是他在教學上的積極投入，全心全意的關照學生，準備極為周全而要求甚為嚴格，畢業桃李特別感念。

此次蜂螫的意外，我這近鄰不巧外出，未獲通報將洪老哥急送就醫，兩天後在惠來遺址考古現場，才由華山嫂～屈老師處得知。奔赴榮總探視時，正值病情好轉，榻前洪大嫂憂急稍解，對我戲說：洪老師常言「教不嚴，師之惰！」看他大概盯學生太緊，所以會遭蜂叮之報。洪老師聞言，與我相視一笑，舉手與我握別。兩日後，正欲打聽何時可出院，擬驅車接駕，卻是驚得噩耗，簡直無法置信。在洪老師的後事上，有那麼多大有成就的老學生們關懷，趕返洪府慰問，並遵循佛理助唸，真使我相信，越嚴格的老師，越使學生懷念。

一向以為洪老哥仍在壯盛之年，富於春秋，正是學養豐熟，忙於貢獻之際；而自己若學無長進，游談無根，也不敢登門叨擾，所以往往是因公聚會、或路上巧遇時，匆匆討教，難得有促膝長談的機會。自九二一震災之後，文物資產之維護與重修工作，政府之諮詢策劃，多得力於洪老師的熱心參與，而洪老師帶出來的工作團隊，也是漸有卓譽。承蒙洪老哥不棄，不才方有多次野人獻曝，共襄盛舉的機會。在會中我這做學弟的，表面上是提供意見參酌，實際上是想多見識老哥的絕活，有時不免對洪老師的學生輩的語文表述說三道四，惟洪老師雍容大度，多欣然採納，我撈過界而可能唐突之處，他也不以為忤。

洪老哥走了，我心裡好苦。去年覺惠老哥走的匆忙，我在癌症病房掙扎，不及相送一直抱憾；這次老哥往生，我因恐於自身精神憂鬱症的失控，卻又不敢再到洪府一探，雖或情有可原，但是理有所虧。承時暉兄之邀，要我略撰一文追思，以千字左右為宜。我悲從中來多日難以下筆，信手揮寫應命，越覺紙短情長。擱筆之前，窗外遠處，彷彿又看到踽踽而行的，還是他那頎長傲岸的身影。



無限地哀思洪文雄先生

邱博舜（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副教授）

洪先生於八月七日突然去世，悲痛之餘，至今我還是難以接受這個事實。回想過去，他一向從宿舍走路到系館去教書，數十年如一日，健康狀況一直不錯，身材也保持得很好，而且七月廿八日我還在一個會議上見到他，相談甚歡，言猶在耳，歷歷如生。萬萬沒想到那會是我最後一次見他。他的離開，是所有人的鉅大損失。東海建築系少了他，就像失去了鎮家之寶。建築史與古蹟保存界少了他，就像失去一盞明燈。

洪先生有非常清晰的腦子，看事情的眼光非常銳利，記憶力也非常好，美術素養很深，而數理能力超強。他的天分，很難找到超越的人。他又非常用功，思考比任何人都深入。所以，他知識很廣博，凡事都有獨特的看法，而且令人折服。自從進入東海大學建築系唸書，除了服兵役和去東京大學進修，他就再也沒離開過東海。東海建築系自成立迄今四十年有奇，有他在的時間就佔卅六年。

難得的是洪先生也非常穩健踏實，這是聰明人很難兼具的優點。他不鼓勵幻想，常要學生做很大的模型，甚至以真材實料搭建建築構造物，手腦並用地體驗學習，自己也實地勘查過許多房子。他教過很多建築相關科目，每年都調整上課內容，嘗試新教法，從不因上了年紀而馬虎，到了學期末，常自嘆嘗試失敗，可見他多麼求好心切。所以學生都很敬重、愛戴他，常常有學生因為他真誠指導而感激得落淚。每年畢業班的謝師宴席上，學生總圍著他不放，輪番上陣敬酒感謝，他每每因而酩酊大醉。

我也有這個幸運，成為洪先生的學生。我晚他十一年進東海建築系唸書，此時他已是系上老師。我從一年級到五年級都修過他的課，包括建築表現法、建築構造學、設計方法論、中國建

築史、建築設計和畢業設計，總計廿八學分之多。大三暑假他還指導我和內人，做過傳統建築麻豆林家四房的調查。我受他的影響可說相當深遠。因為他很早就以建築歷史與保存為研究志趣，我後來出國去唸書決定以建築史論為方向，很受到他的鼓勵。他和師母一向視我如子侄，我和內人結婚時，他倆老遠趕到偏遠的嘉義大林來喝我們的喜酒，為我們證婚。出國唸書遇到挫折時，他分擔我的憂愁。回東海教書，他總是多所鼓勵。向他報告我離開東海的決定時，他神情凝重。我去台南藝術學院幫漢寶德校長辦建築藝術研究所時，他還千里迢迢地從東海驅車去烏山頭幫我開課。以後每有機會見面，他總是有意無意地問我要不要再回東海，似乎這是他的期望，可是他又不願左右我的選擇，生怕耽誤我。

我是個很遲鈍的人，洪先生過世了，我沒有大哭，我只隱隱感到無限哀戚。我的筆拙，無法生動地描繪出他的生平事蹟。然而，我打從內心深處，感激他對我的提攜，銘記他對我的期許。我願奉他如父兄，背負著他的名字遊走天涯，有為有守，朝斯夕斯，直到永遠。



一位寬厚慧黠的長者

戴啟維、盧文瑛老師

洪先生走了，這消息對遠在千里外的我們來說，如誤入幻境般的不真切。拖到最後一刻仍不願動筆寫這篇紀念洪先生的文章，只因寫了它好像就坐實了這個令人心痛的消息。戴啟維說不要寫的太悲情，洪先生不喜歡那樣的。於是我們決定在心裡這樣懷念他。

洪先生的學術地位與成就自有其他的權威人士會給予其該有的評價，輪不到我們這些後生晚輩，只是洪先生從來也不在乎這些虛名，而所有打從心裡敬愛的人也從不是因為那些虛名。所以我們只來談談洪先生這個「人」。

他是一位待人寬厚的長者，他對我們這些當年剛回國任教，自恃年輕，仗持著滿腔熱血，詞語尖銳，行為衝動有欠圓融的年輕老師總是給予最大的空間與包容。他對那些面臨人生低潮瓶頸而頗受外界微詞的老師們，也給予非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容忍與寬待。更遑論對系上許多不同教學理念的老師們的接納，鼓勵與調節。在東海十年教學的過程中，我們一直覺得東海就有如大海一般能納百川，能納百家之言。每位老師都可以找到一定的空間與定位得以發揮所長，建立起珍貴的學術自由殿堂。這個框架與氛圍的建立的過程中，洪先生的寬厚容人是不可或缺的關鍵。

他的寬厚在他的教學中也是處處可見，數次在畢業設計評圖時看到一些一度頻臨邊緣的學生，在洪先生的教導下都能繳交出亮眼的成績單，並在眼神言語中所流露出重拾的自信，實在令人動容。洪先生不只教他們設計，更教他們如何面對與突破人生與學習的困境。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洪先生傳授給學生的已遠遠的超過知識本身而已。而學生們將他視為父執輩般的長者來敬愛，也早已是眾所皆知。從這次我們雖遠在千里重洋之外，卻可以在洪先生過世之後的四小時之內接到消息，且消息傳遞路徑之輾轉曲折，可見洪先生有多少學生得到消息後，悲痛震驚而發自內心自動自發的奔相走告，就可以得到一個應證。

他也是一位擇善固執，雖千萬人吾往以的人。在學校的校務會議上或在校外的競圖評審會議上，他仗義直言之事早已屢見不鮮了。而我們最鍾愛還是每次在畢業設計評圖時有關洪先生的小故事。每當有一位學生被校外的評圖老師們過度的稱讚嘉許而飄飄欲仙時，洪先生總會一片讚美聲中站出來潑幾桶冷水，點出那位學生作品中幾點不可否認，無法反駁的嚴重缺失。然而每當有學生相反的被邀請來的校外評圖老師過度的批評的體無完膚，一無是處，一副快要被當掉的時候，總又會見到洪先生站出來不疾不徐地點出那位學生不可被抹滅的設計上完成的正向部分來拉學生一把。他語帶幽默，形容生動，總會帶來滿堂的笑聲，在一片笑聲中，完成了平衡言論的重大教學目的。對我們這些枯坐終日在旁的校內指導老師而言，每次看到洪先生由他一貫選擇的右後排靠牆的位置上起身，坐到最前排時，總會令我們的精神為之一振，因為洪先生出馬，又有好戲可看了。

他有些地方和他的年紀應有樣貌並不相符，例如他那不隨年齡增長而稀少的頭髮，以及終年不見改變的修長身材，更令人難忘的是在他黝黑的臉上總不時地會閃過一抹屬於年輕人才會有的慧黠不羈的微笑與眼神。老成持重絕不能用來形容他，他會鄭重否認的，他是擁有因人生歷練而得來的沉穩與豁達，但也同時在心中保有一份不因歲月流逝而消失的彈性與不受拘束的性情。七、八年前，戴啟維要辭掉專任教職到事務所工作，洪先生抽著煙點點頭說，出去磨練磨練也好。兩年前我們捨棄台灣所有的一切，遠度重洋，他是唯一一位對我們說出去闖闖也好的人。我還記得他說時，眼神嘴角又閃過那一抹熟悉的慧黠的神采。

他走了，快的來不及讓任何人有心理準備，快的好似他一貫的個性，好似沒有任何人世間的俗物值得他眷戀不去，至情至性的他要有的話，也只有對洪師母的不捨。洪先生一輩子致力於教學及傳統建築研究，卻疏於發表，別人可能會為他感到不平，他恐怕也從未將它看的那麼重。他現在或許在天上正用他那慧黠不羈的微笑與眼神看著我們，而卻留下我們對他深刻且永無止盡的懷念。

（戴啟維、盧文瑛 寄自多倫多）

悼恩師洪文雄先生

陳鈺蕙（中華建築文化協會執行秘書）

自從八月四日上午來建築系上班，猛然的聽到洪先生在自家庭院被虎頭蜂蟄到的消息後，雖然覺得不可置信，但也深信以現在醫學的發達，而且病毒來源確定的情況下，洪先生一定能在短期內康復。隨著一天天「洪先生肺水腫還在加護病房插管治療」的消息傳來，我心漸漸的沈重，也就積極的請林玲如聯絡與榮總較為關係密切的鄭老師，請榮總特別關照，沒想到就在我們都在等待「拔管後老師回家休養」的好消息，傳來的卻是令人震驚不敢相信的噩耗，「洪先生走了」。我在哀傷悲痛之餘，總是後悔為什麼我沒能利用時間見到老師最後一面，我感嘆為什麼人生的離別總是那麼的突然。

洪先生是我在東海建築的老師，雖然沒有被他帶過設計，但在其他相關建築課程裡，總是能見到洪先生略帶嚴肅的表情，和偶而淺淺牽動嘴角的微笑。東海建築教育非常注重建築設計，學生們的心情常隨著每次評圖結果的好壞而起伏。洪先生要求完美，我們往往很難得到他的讚美，但他卻也常常私下給學生鼓勵與支持，所以雖然我們常覺得他不苟言笑，但總覺得他似乎永遠關心著我們。

畢業後，在我和邱博舜的結婚典禮上，他更是親自出席，為我倆證婚。雖說博舜與洪先生的師徒情分更深，但是博舜是個尊師重道的人；洪先生更是個非常重視家庭的人，他絕不會允許他的弟子對家庭有所虧欠。有了洪先生的證婚，我似乎得到了婚姻的最好保證。

我偕博舜回國後，雖然在陳明雄學長事務所工作三、四年，但因最小小孩的出世，無法兼顧家庭與事業情況下而辭去工作。也因住在校園宿舍內，而博舜當時在系裡任教，我也很關心系上

情形，偶而就會在系館內溜達，沒想到洪先生因此拉我進入「籌備協會成立」的工作。「中華建築文化協會」是洪先生、系上老師與系友共同成立的一個社團組織，洪先生希望藉由協會，能多拉近畢業系友與系上的關係，藉著系友實際專業經驗，加強系上教學資源，系裡也能提供系友一些建築理論再充電的機會。系友與系上經驗的交流是洪先生希望協會扮演的最主要角色。雖然目前協會已建立了一些聯絡的網路系統，及內部作業與會計系統，但因我個人個性問題與能力有限，對外工作一直無法大力的展開。我常自責無法達到洪先生對協會的期許。如今洪先生過世，我更是惶恐，自覺責任重大。今天我們在東海追思洪先生，我希望大家能多和系上保持聯繫，互通有無，不要讓這條洪先生辛苦搭起的線給斷掉了。

洪先生，是我的恩師、長輩、老闆，他一直看顧著我、關心著我。如今他默默的走了，留下無助與悲傷的我，永遠感念著他。



寫給我愛的洪先生…….

羅順真（東海大學建築系專任助理）

八月七日上午大家高高興興的說著，您要出院了，系上老師們簽好的卡片也不用送了。等您回來，我們有兩大計劃，一是，要您戒煙，二是，拉您去上阮先生的太極拳課。

結果一霎間，所有事情改寫了。等靜下來時，想都想不回去，到底是怎麼變成這樣子的。半夜裡老是醒來，總還搞不清老天爺為何容許這樣發展？

當天傍晚去榮總懷恩廳，看到您的照片，是一張有溫暖可愛笑容的，忍不住失聲哭起來，心裏咒罵著該死的臭蜜蜂為什麼闖出這樣的禍來。您的笑容是非常罕見的，若是用您平常一板一眼嚴肅的樣子的照片，感覺比較像您，而這個笑容是在您難得心情輕鬆時，或是談到小孫女的時候，才會偶爾露出一下的。也正因為如此，才會更觸動心中的感傷，我知道您那一板一眼嚴肅的外表裏，就是這張和煦的臉，溫暖的心。

二三十年來，您是我們系上屹立不搖的指標，每日不管晴雨，徒步上課。以前住別墅，我們住的不遠，常常看到您低著頭，抽著煙走路，每次都猶豫到底要不要跟您打招呼，我猜您一定看不到我，大家都有點怕您，好幾次裝死溜過去。

後來您當了主任我們接觸的多了，知道您是面惡心善，比較不怕您了。不過只要您一皺眉頭，或猛抽煙，就知道您心情不爽了。有時為了排課室、調時間、找黑板，您常發脾氣，尤其視聽大樓拆了以後，教室更難調，別單位的人也知道您不好惹，我總是想盡辦法調到您滿意為止。心中從來沒有過任何怨言，一定想辦法配合您，因為我知道您的挑剔、不好惹、難以溝通與嚴格要求，從來沒有一絲一毫是為了自己，二、三十年來您所堅持的，您所爭取的，就只有為了建築的理想，為了教育，為了學生。

早年，我有一個淡江建築的朋友，有些中建的問題，我建議他去請教您，開了門迎接他的是一屋子犬吠聲，和一張板著的臉，把他嚇得差點說不出話來，可是經過個把小時，出來時卻是滿滿的收穫。就像前年有個老外要寫中國建築史的書，也請您指正，您沒早年那麼兇，可也不親切。去年她拿著一本印刷精美的精裝書，到系上要送給您，您不在，她剛從大陸回來，興致昂然的一頁頁翻，指給我看洪先生給過意見的地方，最後留了一枚人民幣給我做紀念，和對您的盛情謝意。您就是這樣，只要不被您嚴肅的外表嚇跑的，從您那兒一定會得到滿滿的豐收。

倒是有一年的畢業歡送會，您突然興起拿起一頂像匪諜戴的帽子，戴了起來，唱起「哭調仔」，唱得棒極了，又精彩逗趣的讓所有在場的人絕倒，那是僅有的一次看見您搞笑，令人一輩子忘不了。

我懷孕的時候，害喜害得很慘，有一天蹲在垃圾桶邊猛吐，您聽到了，快步從主任室出來，拍拍我的背，也沒說甚麼話，可是我深知這就是您的溫暖，從不多言，卻從未少一份關心。我不會弄孩子，您跟師母到我家送這送那，給我鼓勵打氣，所有點點滴滴都在心底，可是這輩子從來也沒跟您說，您大概會嫌婆婆媽媽。

失去您，大家都沒預備，東海建築系也沒預備，而您無可取代。

您不再走路來上課了。

師母說您心願都了了，孩子也大了，沒有牽掛，走得快，也要讓您走得平靜、安心，叫我們不要哭，我一直忍著，忍著……敬愛的洪先生，願您安息！

□